

# 人间失格

[日] 太宰治 著

田原 译



中信出版集团



# 人间失格

【日】太宰治 著

田原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失格 / (日) 太宰治著; 田原译. -- 北京:  
中信出版社, 2019.5  
(作家榜经典文库)  
ISBN 978-7-5217-0395-5

I. ①人… II. ①太… ②田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  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71016号

人间失格

著者: [日] 太宰治

译者: 田原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: 6 字数: 114千字

版次: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: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 ISBN 978-7-5217-0395-5

定价: 39.9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# 目 录

序 曲	001
第一手记	007
第二手记	022
第三手记	069
后 记	132
附录一：太宰治情感图	136
附录二：太宰治年谱	139
译后记：温柔与纯粹的生死劫	164

## 序 曲

我曾看过那个男人的三张照片。

第一张照片应该是他幼年时代的吧，估计也就十岁前后。这个男孩被很多女人围着（不难想象出是他的亲姐妹，或是堂姐妹），他穿着粗条纹裤裙，站在庭园的水池边，头向左歪了大约三十度，露出难看的笑容。难看？即使反应迟钝的人（就是说对美与丑毫无感觉的人），也会以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说出“这男孩儿真可爱啊”这种敷衍的客套话，也不至于让人觉得是虚情假意的恭维。从这男孩儿的笑脸上，也不是看不出人们常说的“可爱”之处。不过，若是对略微有点审美眼光和经验的人来说，只要瞅上一眼这张照片，说不定就会不怀好感地小声嘀咕“啊，这孩子真的讨人嫌”，甚至会像抖落身上的毛毛虫一样，随手将照片扔得远远的。



不知为何，照片上这个孩子的笑脸越看越令人生厌。那根本就称不上笑脸。他的表情没有一丝笑容，那紧握的双拳是最好的佐证。因为一般而言，人是不会一边握拳一边微笑的，除非是猴子，那是猴子的笑脸。脸上布满丑陋的皱纹。如此难看、奇怪无比、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的表情，谁见了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说：“这个满脸皱纹的孩子。”我从未见过表情这么怪异的孩子。

第二张照片上的脸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一身学生打扮。虽分辨不出是高中生，还是大学生，总而言之，是一位相貌英俊的学生。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，从他身上一点儿也感觉不出活着的人味。他身着学生服，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白手帕，双腿交叉坐在藤椅上，依旧面带微笑。但这次的表情已不是猴子满脸皱纹的笑容了，而是变成颇有技巧的微笑，可又与一般人的笑相去甚远。不知是该说他缺乏血的凝重，还是缺乏生命的活力，总之没有一点活着的充实感。不是像鸟一样，而是如鸟羽之轻，只是在一张白纸上，笑着。反正彻头彻尾给人一种做作感。说他装模作样，说他轻浮，说他娘们气，甚至说他时髦，都不足以表达对他的形容。仔细端详时，从这位英俊的学生身上，会让你感受到类似鬼怪故事的毛骨悚然。迄今为止，我还从未见过表情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。





第三张照片最为古怪，完全无法估测他的年龄。头发略显花白，那是在脏乱不堪的房间一隅（照片清楚地拍出室内墙壁有三处剥落），他的双手伸向小小的火盆取暖。这次他没有笑，面无表情。他坐着，双手伸向火盆，像自然死去了一样，照片上弥漫着不祥的气氛。奇怪的不只这些，由于照片把他的脸拍得很大，因此我得以仔细端详那张脸的面部轮廓。无论是额头、额头上的皱纹，还是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下颏，看起来都平常无奇。这张脸不只是毫无表情，更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。比如说，当我看完照片合上眼，这张脸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虽然还记得房间内的墙壁、小火盆，但对于房间内主人公的印象，却烟消云散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那是一张无法画成画的脸，甚至连漫画也画不成。睁开眼睛看过后，我甚至不会产生“啊，想起来了，原来长这模样啊”这样的愉悦感。用更极端的说法，即使睁开眼再看这张照片，也不会想起那张脸，只会变得愈发不愉快和焦虑，最终只好移开视线。

即使所谓的“死相”，也应该比这张照片更有表情、更让人印象深刻吧，也就是把马头安装在人身上的这种感觉吧。总之，这张照片会让看到的人莫名地毛骨悚然，心情变坏。迄今为止，我从未见过长相如此怪异的男人。



## 第一手记

我以往的人生中，羞耻无数。

对我来说，人类的生活无从捉摸。因为我出生在东北乡村，长大后才第一次看到火车。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，完全没有察觉到它是为了横跨铁轨而建造的，只是觉得站内复杂而又有趣的构造，像国外的游乐场一样是为了追求时髦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么想。沿着天桥上上下下，对我而言是颇为时尚的游戏，也算是铁路公司提供的服务里最令人满意的。后来，当我发现那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横跨铁路建造的实用性楼梯时，突然觉得索然无趣。

此外，小时候我在绘本上看过地铁，一直认为那不是为了实用而建造，而是由于一个好玩的目的——比起在地面上坐车，地下的车更别出心裁、更有趣。

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常卧床不起。我常常躺在床上，想床

单、枕套、被套这些单调乏味的装饰品。直到快二十岁时，才突然明白，这些都是生活中很必要的实用品，于是，不禁为人类的俭朴而悲从中来。

还有，我不知道饥饿的滋味是什么。这并不意味着我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，也不至于那么愚蠢，只是真的对饥饿感毫无知觉。这样说听起来蛮奇怪的，但就算我饥肠辘辘，也真的感觉不到肚子饿。在上小学和中学时，每次放学回到家里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肚子饿了吧？我们都记忆犹新呢，放学后肚子饿的难受劲儿。吃点甜纳豆怎么样？还有蛋糕和面包呢。”而我也会乘机发挥天生喜欢讨好人的秉性，小声说着“肚子饿了”，然后把十几粒甜纳豆塞进嘴里。可是，肚子饿到底是何种感觉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
当然，我也很能吃。但几乎没有因饥饿而吃的记忆。我吃众人眼中的山珍海味，以及奢侈的大餐。还有，到别人家做客时，主人端上来的饭菜，就算我不喜欢也会忍着吃下。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，最为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自己家吃饭。

在乡下的家里，每次用餐时，全家十几口人围着餐桌迎面而坐，饭菜摆成两列，我身为家中老小，坐在最靠边的末座。用餐的房间灯光昏暗，午餐时，全家十几口人一声不吭吃饭的光景，让我不寒而栗。加之我家又是一个古板守旧的乡下大家庭，每顿饭菜几乎一成不变，别指望会有什么山珍海味和奢侈大餐，久而久之，使我对用餐时间充满恐惧。我坐在昏暗的餐

桌旁，因寒冷而浑身打战，一点一点地把饭菜塞进嘴里，不由地在心中暗暗想：人为什么每天非得吃三餐不可呢？每个人用餐时都板着脸，仿佛在履行某种仪式。全家老小一日三餐，在规定的时刻聚集在昏暗的房间里，井然有序地摆好饭菜，不论是否想吃，都会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嚼着饭粒，仿佛是向潜伏于家中的亡灵进行祈祷的一种仪式。

“人不吃饭就会死”这句话在我听来，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。可是，这种迷信（即使到今天，我依然觉得它是某种迷信）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。因为人不吃饭就会死，所以才不得不工作，不得不吃饭。对我而言，再没有比这句话更抽象难懂、更带有威胁性的了。

总之，我对人类的行为仍迷惑不解。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迥然不同，这种不安让我夜夜辗转难眠，低声呻吟，几近发狂。我究竟算不算幸福呢？实际上，我小时候常常被人说成是有福之人，但我总觉得自己深陷地狱，反而是那些说我有福的人，远比我活得快乐。

我甚至觉得自己背负着十大灾祸，若将其中的一个交给旁人来背负，恐怕都会将其置于死地吧。

总之，我搞不懂。旁人痛苦的性质与程度，都是我永远捉摸不透的。实际的痛苦，仅靠吃饭就能解决的痛苦，也许才是最惨烈的痛苦，是足以将我的十大灾祸吹散的、极度凄惨的

阿鼻地狱<sup>①</sup>吧。可我不明白是否真的如此，他们竟然不去自杀，不去发疯，谈论政治又不绝望，不屈不挠地与生活持续搏斗，不是也不痛苦吗？他们变成彻底的利己主义者，并视其为理所当然，不是也从没怀疑过自己吗？若是这样，倒是轻松。然而，所谓的人真的就如此满足了吗？我不明白。……他们不是夜间酣然入睡，早晨起来神清气爽吗？都做了哪些梦呢？他们会边走路边想什么吗？是钱吗？不可能只会是这样吧？尽管我好像听说过“人为食而生”，但从未耳闻过“人为钱而活”。不，虽然存在因事而论……不，我还是弄不明白。……越想我就变得越是糊涂，最终使我陷入类似于古怪人的不安与恐惧之中。我几乎无法与旁人交谈，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，该说些什么。

于是我想出了一招，那就是搞笑。

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。尽管我对人类极度恐惧，却怎么也无法对人类死心。于是我借着搞笑这一条线，与人类保持了一丝的联系。表面上我不断地装出笑脸，内心却竭尽全力，在千分之一的成功率下，谨小慎微，汗流浹背地效劳于人。

从小，就连自己的家人，我也猜不出他们有多么痛苦，脑子里在想着什么，我只是时常感到害怕，无法忍受那种尴尬，因此变成了搞笑高手。也就是说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

---

<sup>①</sup> 出自梵语，“八热地狱”中最为残酷的地狱之一，又称“无间地狱”。

不说一句真话的孩子。

看我当时和家人的合照就会发现，其他人都是一脸正经，唯独我莫名其妙地笑歪了脸。这也是我既幼稚又可悲的一种搞笑方式。

而且，无论家人对我说什么，我从不顶嘴。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，都会让我感觉如晴天霹雳一样强烈，使我几近发疯，别说是顶嘴。我甚至觉得他们的责备一定是人类千古不变的“真理”，我缺乏去实践这种“真理”的能力，因而无法与人类相处。所以，我既无力反驳，也无法为自己辩解。一旦被别人恶言相向，我便觉得别人言之有理，都是自己的错，总是默默地承受别人的攻击，内心感到快要发疯的恐惧。

无论是谁，受人责备或训斥时，心里都会感到不是滋味，但我能从人们暴怒的脸上，发现比狮子、鳄鱼、巨龙还要可怕的动物本性。平常他们说不定都隐藏着这种本性，可一有机会，他们就像温顺地卧在地上歇息的牛，会突然甩动尾巴拍打肚皮上的牛虻一样，在暴怒中暴露出人可怕的本性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总是吓得浑身打战。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说不定也是人类活下去的手段之一，我便对自己彻底绝望。

对于人类，我总是恐惧地颤抖。而对于自己身为人类一员的言行也毫无自信。我总是将自己的懊恼密藏在心中的小盒里，一味地掩藏起自己的忧郁和敏感，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派，渐渐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搞笑的怪胎。





